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檝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四川通志卷四十五

藝文

雜著

漢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効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無忽

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包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四裔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人接之以西南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戎翟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

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遺闕矣而遠方殊族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捕虜係縲號泣内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庚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匈奴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

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

蜀漢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

州平慶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叅事於幼
穽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
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
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唐陳子昂對利害三事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
中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
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
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
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
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
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為指笑
欲望進賢退不肖豈可得耶窜相奉詔書有遣使
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
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
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
諄戒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

登拔才良求人度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困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

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攘外之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搆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重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書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蜓兵以狥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此一驗也吐蕃黠獪君臣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大封以十萬衆敗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李敬元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於青海之澤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

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
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
為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
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取
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
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
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
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夷邑滅至今蜀為中
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
盜之久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
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邊羌開險道使其收奔亡
之種為嚮道以攻邊是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
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
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徼
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
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

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盗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化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

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而貽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闕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攘外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

李德裕論維州事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劒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遂與疑言上聞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旨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

致禍陳湯見按是為郅支報仇感嘆前事悃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審察

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八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略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

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須俟奏報貴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幷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

都成虛語諸羌久若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視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

以檜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中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來之上策故南蠻中請朝之願北虜効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觧辮歸義而未加昆卹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徒為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奬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仰究謦既往之偉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王象之蜀山考

金陵隨筆云蜀人繪蜀山作六圖一名峩眉去嘉州峩眉縣百里為六山之最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石磴可登又二十里多無路以木為梯行二三里方着實地

入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則峩眉絶頂其上樹木禽鳥多與平地異天氣尤不同九月初已下雪應綿衣絮衾用晝而終夜燃火山上水煮飯不熟飾食皆從白水寺造上所謂光相錦雲天燈陰雪不見一曰青城山中有六道宮丈人觀上清宮為最五宮觀皆在山之麓五里至上清又至成都山則為半山至大面山則為山之巔大面山後即老人村不可通矣一曰錦屏今閬州城南五山峙立江南如屏有浙間山川之狀有讀書巖乃陳堯叟兄弟讀書之地一曰赤甲白鹽在今夔門灎澦之兩岸水流其中而兩山束之大率如蜀之門戶一曰劍門關古所謂劍閣之險有大劍小劍之號往往山皆北向有劍鋒之狀而道出兩山之間有關使以司之一曰巫山今夔州巫山縣之東十二峯不是一面生江邊此山周遭十二峯故人繪為一圖爾

蜀水考

四瀆惟江最大發於岷經夔荊達揚而入於海此江之原也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於綿之神泉曰綿水出於什邡之章雒山曰雒水分流於永康之湔堰曰湔水綿水自綿竹紫巖山經德陽雒水自什邡入雒湔水經導江崇寧九隴濛陽亦入雒三水皆合於雒自雒經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於江油之清川經綿潼遂東至於合曰涪水發源於沔之青泥嶺經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涪水會曰嘉陵水發源於小巴嶺經巴蓬之伏虞西南以至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經明通又至渠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經廣安新明至合於嘉陵涪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別合之大畧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峽山經嚴道洪雅夾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經漢源至嘉定之南與青衣水

合入於江馬湖自夷都流至敘亦入於江又有出於郡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嶓而下沿流以至於夔不勝其衆其大者如咸山之萬頃池則釃流有四一入於渠三入於夔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别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迹荆楚源流之大畧也

宋何耕錄二叟語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磔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説盖微見於呂令而祥於續漢禮儀志大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若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神土牛以獻於二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於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祀句芒環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縱民磔牛民讙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上則蠶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歲率以

為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嘆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羣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觀汝也不然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首折骨及謀者奪者負者趨者而汝始蕩為遊塵散為飄風矣嗚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以自奉噓吸生風雲叱咤為雷霆偃然自以為莫已若也有不似兹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者隕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聞而哀之有不似兹牛之既磔者乎吾悲夫禍福之無常而慶弔之相躡於俛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戲人胡為而至斯極也吾是以嘆一叟局局然笑曰子何言之陋耶是安從生自土而為泥自泥而為牛土不知其為牛也自牛而遭磔磔而復土土不知其非牛

也彼既不知其為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既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斃之碎之敗之負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慍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為己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既去則猶殫智極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其有愧於茲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而不能入也子無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深然異其言迫而問之若何為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錄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蘇軾下嵓行記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黄庭堅香山寺行記

大守高仲本率南昌黄魯直塾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絶為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卧龍行記

天水張茂先世充南昌黄庭堅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新雨晚晴同登中閣觀白鹽之崇崛想杜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俳佪久之魯直書

馮時行龍脊灘留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偕郡侯謁武烈公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寳之季此詩盡之今日天時清明江國熙然太平之期指日可俟又獲與諸公偕遊所

謂人日也

馮當可書

王十朋臥龍行記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游時涑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桃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蘪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崖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闗者孫瞿唐闗行記

乾道庚寅中元日闗者孫約李時雨陳彥岳建壽宋嵩李晉張徽之雍大椿飲於三峽唐晚攜餘觥下瞿唐闗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司闗者之居是也遂飲於此茂林修竹間小亭縈紆客曰此唐劉夢得故址也夢得遺墨舊有石好事者取去飲闗上高

齋誦少陵濤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歎此老具眼如此夔江山元麤惡惟少陵所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在屋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為太守王君言客陳彥辛景賢出席願出力董役更築之僕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景賢今司瞿唐關者是日後至之客也

李壽曲水留題

武言雲安之西三十里許有自然曲水閏月甲午朔泊舟橫石灘上擕子垕埊塾遂壁墅及劉煬卞子道子步訪之水極峻急不可流觴巖顛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刹落已不可讀細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識金數於石爾殆非禊飲處也好事因年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廬象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姑取酒酌其旁賞晤良久乃去乾

道九年眉山李燾書

呂商隱三峽堂行記

商隱被命赴闕大卿李先生實帥夔門作三峽堂成而未考也因相率置酒作樂其上同來者商隱及郡僚張悅之陳子長員仲文謝邦彦堂據峽口俯瞰洪流震摇灔澦真為偉觀歲淳熙己亥八月二十三日成都呂商隱周父書

閻蒼舒卧龍紀行

余初自宣威幙府送李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為學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今丐祠得請而歸會李長護漕夔門相與道舊故握手驚嘆盖濶别已十年矣屏通家燕款泱辰亡倦最後游卧龍山松風肅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下睨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濆浪恬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不圖天涯為樂之至

於斯也淳熙九年二月癸巳唐安閭蒼舒才元書

成鏞題灩澦水則 開封成鏞子韶寄瞿唐閱懷安蹇涯澤民成都郭公臨舜卿東去過高齋覽形勝遣人撑舟垂繩墜石則灩澦之水約八十四丈子韶曰夏中江漲灩澦上水猶三十餘丈可想見矣澤民之子慶冑侍淳熙乙巳正月二十五日

游桂楊祖識謚議 故知遂寧府潼川楊公卒蜀之士君子交相弔哭皆失聲門人相與私謚曰樂行先生先生之道齋心服形修之杳冥發於言動施之家以及於居官為政皆本乎齋心之學自其先世率以文行相承抱負奇崛恬默守道祖回先先生父靖安先生蓋三世至樂行優游饜飫玉潤金聲德氣所鍾動中武象其為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怙

上以陵下不由下以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其事親冠帶而養居家治官喜怒不形於色教其子以其平居不易言素高於文棄之而專篤於行通達於天下之故而泯然常若不足以發年已七十纔得一見人主雍容沖洽有大臣之言老為童顏居若處子望其容貌使人之意消樂行云者取孔子孟軻之言名之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之者所謂樂者此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行者此也先生位不副其德然樂乎其所自樂行乎其所得行稱其謚矣桂誠不敏無以議先生然竊以為先生之樂行其發見於英華者似曾子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是言也先生有焉先生諱祖識世析其字也桂以諸生出先生之門敢以斯議合門

人為謚如右銘謚皆刻之碑傳於世

郤博代成都帥檄

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寛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犯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來行者必棄輿馬腰絙扶杖後先相挽輦或棧壊則墮於萬仞之下不見縱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比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鼔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將進決四山所猪之水灌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拳勇之士譚笑可辦況有如諸君之高才絶藝乎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

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斥候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舉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祕計無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塵草竊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奠安異時論保蜀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違衆慢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赦私尚聽之毋忽

陸游入蜀紀

六日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碚望五龍及雞籠山峩峩正如夏雲之奇峰荊門者當以陰固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荊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陜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

建言陜與陜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陜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陜西之陜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有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犟

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為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門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嶮甚可畏緣山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黄大臨弟庭堅同辛紘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寳臣也

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徽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碑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畧無少異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溫然如春碚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雪名天注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埠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黄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

首然頗白皙語音亦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黄牛有大神力輦駭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礫硊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成我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以謂神䖏石壅流以我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使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

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黄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峩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黄前有一人如着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黄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廻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黄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黄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黄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

及蝦蟇碚黄牛廟詩者葢其官時來游也故憶吏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覯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蟇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黄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畧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迴夜小雨十二日早過東瀼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絶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旁有獅子巖巖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舟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為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鋭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葢舟人載陶器多所至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鋭石故為峽中最險處非輕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

為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水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東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着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一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鑱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買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揺沮此役否則賂石工以為石不可去須斷以

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録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至魚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宫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絶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熈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携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彦民瞻館於報

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為州纔三四百家負卧牛山臨江前即人鮓甕城中無尺寸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啟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縣未詳孰是十七日羣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秔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十八日初得艬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上灘為便十九日羣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由此失傳可惜也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峽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皆姓名字亦佳又有

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葢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葢五代時歸峽皆隷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覯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葉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得先謁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發秋風亭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飂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為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

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

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絶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黙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歳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㵾之尉右廸功郎文庶幾來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髙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絶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黄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鋭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黒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約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

之地今堙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疋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灧澦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笋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為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腹永安宮也宮今謂州倉

而州治在宮西北廿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關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范成大吳船録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為吳人設余在郡時過此橋輒為之慨然六月已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侍郎隄西山走岷山

道中五十里至郫觀者塞途嚴裝盛飾帝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庚午至永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登城西樓其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掛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染家晾絲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還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濟然極端險也晚至青城山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丈人峯下五峯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畧云姓甯名封黃帝同時帝從問龍蹻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宮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

石作堂殿下視大人峯直牆堵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坪道人於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山雪山在西城去此不知幾里而瞭然視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真天下偉觀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以謂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五里發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脩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里早頓江原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戊都及此郡送客畢會邑中皆店僦舍皆滿市人以

為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合派於此戊寅為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尚十五六己卯以小舟至彭山與家屬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瓈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至怒濤漲皆黃流耳辛巳朝送客燕於眉館與叙別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巖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距那道場又為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岩前即寺也甲申早出山至嘉定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岩其半塗也乙酉泊嘉定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護鎮百里至犍為縣過縣二十里至下壩宿甲辰發下壩百里至叙州宣化縣

百二十里至叙州饒亭午叙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苑菴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叙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的從何處渡或云叙州正對馬湖江馬湖夷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已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漁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矣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温縣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湧如屋不可稍泊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黄濁黔江乃清泠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

舟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為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稟君與盤瓠之種也

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酆都縣遊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岩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䖏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癭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遣視瞿唐水僅能漫灔澦之項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灔澦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况撒髮邪是夜水忽驟漲渰及排亭及明走視灔澦則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儌倖入峽而夔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

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獨灩澦之頂猶渦紋瀺灂舟拂其上以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而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蓋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拍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過不可解折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灩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此俗傳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岸高岩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菸槽者又水大漲淹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濶亦差遠虁

峽之險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灩澦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卻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險湍流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上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艑掀舞不當一葉或為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拾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險又過東

奔逆接新城下大灘曰人鮓甕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黄牛峽上有洺川廟黄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黄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黄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相慶而更生舟師篙工皆有犒賜已已發平善壩三十里至陜州

元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至聖文宣王廟在於城内南門之西前漢文翁學宫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大守高眹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挾下廣與今制異左柱有高眹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共文紀漢

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爲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爾殿有板龕護先聖像丘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黄筌畫湖灘丘畫今亡獨黄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收之筆收子載即銘敘閣者也東晉王羲之有帖問蜀守云知有漢時講堂是漢何帝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彼方能畫者欲因摹取以廣異聞此畫當在永嘉前疑非出於張收又按元豐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因經頽廢高眹後繕立圖畫古今聖賢之像及瑞物於壁抑東漢以前人物高眹時所作至收輩遞增益之與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爲七卷凡一百一十五人爲成都禮殿聖賢圖絡與中席公益又舉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二

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僅存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紀續記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沮誦　黄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夷　夔

湯　伊尹　高宗
傅說　太王　王季
太伯　文王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沐　老子　孔子

顔回　閔損　冉雍

冉耕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欬

仲由　有若　處不齊

原憲　商澤　曾參

南宫韜史記作南宫括　公冶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減　顔高家語作顔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夫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祈　奚容蒧家語作奚蒧　澹臺滅明

琴牢　廉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商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邽巽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卹　公晳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西赤家語作壤駟赤

顓孫師　原亢籍家語作原籍　公肩定家語作公肩

漆雕哆家語作侈　曾點史記作蒧　公孫句茲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家語作無由

司馬耕　顏祖家語作顏相　申儻家語作申績

孟軻　秦祖　伯虔

顏幸　鄡單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寛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揚雄　漢光武

鄧禹　張諶　張湛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黄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眹　陳實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龎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遵
謝安　亘石虔

明彭韶山川形勝述

蜀之地南撫蠻獠西抗吐蕃上絡東井岷嶓鎮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為前門靈關為後户峩眉為城郭南中為苑囿緣以劒閣阻以石門面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國也揚子雲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恭作無道三方潰叛儀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比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

夫集記云禹别九州八曰華陽黒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又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漢地理志言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七百六十里按岷山在茂州直西北最後番曰列鵝村其村有岷山山之右有嶺曰鐵豹則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共一西南入尖囊大渡河其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鐵豹一名羊膊蓋夷語不同耳任豫益州記言江出羊膊嶺經甘松至灌千餘里是也大抵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謂之岷山峯連岡屬千里不絶今俗謂青城為岷山者以此續記云凡曰岷嶓該衆山言也凡曰沱潛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嶓水出於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於江而别流而復合皆謂之沱出於漢而别流别而復合皆謂之潛

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然參差不齊莫得其真者蓋由不知蜀山之居左者皆得為岷蜀山之居右者皆為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為岷山金牛之嶓冢為嶓隘矣

陝嗣宗洪雅縣築隄禦水議

縣南岸義和一鄉田廬半沒馮夷先年亦曾議修而迄無長計非以夫役不均偷安偏累則緣布置無策冒用廢時兼之董事者情穢乾沒而編籍者任意脫漏工之成也何日之有且南岸下市壩一帶沙鬆土薄春不可樹冬不凝冰非有厚土高栅密柳根盤難以固其基非多竹簍纍石縱橫交鎖無以遏其衝非預勤工備料察田之多寡酌地之遠近而輕重布之俾其勞逸均而甘苦適今人人協心而種種應手終非晝一經久之算亦嘗細察之矣夫以下市有人田然或田在此而居則在彼有田宅現在本處而稅糧向寄入別里者

則編夫要矣逐戸而督之非法也宜以本壩中心為界近河者以一石田為夫一名十石有十總百石有百總逺者以一石三斗為夫一名十三石為十總百三十石為百總各挨次編定多者分撥少者幫合總各率其夫夫各勤其力彼近者災切剝膚逺者患及唇齒有不躍然圖捍者乎則稽田要矣田畝數載魚鱗簿就一鄉有鱗長而各家歸戸冊與塘堰水分薄至較然也且令人各報其田人共覺其隱照種認夫照行口認隄仍各插簽為界畫界砌築而廣狹高卑有定程也什百丈尺有實數也即狡黠者欲就中盈縮推諉而所睹記田畝者最確誰任那移而不各凜凜畢事者乎則辨用要矣河流湍急河口寬淼會須於應塞處丈量明白仍各分差等而計其什用度需木欄若干竹簍若干仍共稽編夫若干何戸幾總幾夫何人幾竹幾木何竹木幾錢幾分按田糧之實數而次第程

之不分士民亦不分城市郡鎮誰無思患豫防而各有備無患之具乎則擇人要矣然夫雖編而不無睹銷希免混頂躲避者田既察而又不無欺詭增減者辦用物料雖布而又恐有賄脫不理隨累難承者為今日計工責在長吏所為巡行監督一日日而程之人人而稽之則佐領方終日兀坐無一事何靳於拮据而不悉心力以董率且合邑猶有公直廉能之義民保長在選擇而令集事是亦可效一臂而濟緩急之用無虞獨拍不響獨力難成矣至夫從中濁大河沿邊取土就湮沒故道用船運石是疏其流轉其衝塞之易易耳若自城西北外始修文山至節戕渡等處為邑城防東南外由下蜀至關祠前為附郭防皆近二百丈士民併力築之庶幾免削割之災乎

外紀

華陽國志云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考之綱鑑云顓頊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女樞感瑶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又云帝嚳高辛氏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極少昊黃帝之子元囂也則是高陽之與帝嚳為堂叔姪而蜀山氏之女之子迺顓頊高陽氏而非帝嚳封支庶乃帝嚳高辛氏而非高陽也史記云封支庶於蜀華陽國志志蜀亦云封其支庶於蜀而志巴又云黃帝高陽之支庶意者支庶兼治巴蜀也富順李元甫古巴人也序其志而分言之曰巴則黃帝之支封蜀則帝嚳之母家未知何謂

嘉定志名宦云隋趙昱青城人與道士李珏遊累辭徵聘後煬帝徵為嘉州太守時州有蛟為害昱令民募船數百率千餘人臨江鼓噪自被髮伏劍入水有七人亦被髮伏劍入水隨之天地晦暝少

頃雲霧斂收七人不復出惟趙昱左手持劒右手提蛟首奮波而出河水盡赤蛟害遂除開皇間挈家入山踪跡不復見後有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一童子腰弓挾彈以從騶從如平生焉唐太宗封為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幸蜀進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蜀亂詠禱祠乃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今所祀川主者趙昱也咸謂川主祀秦蜀守李冰而李冰實無川主事焉

益州耆舊傳漢陳壽作益州記漢李膺作華陽國志晉常璩作成都記唐盧求作蜀檮杌宋張唐英作成都古今集記宋趙抃作續記宋王剛中作蜀鑑宋李文子作丙丁一記宋范石湖胡長文作夔記明郭棐作諸書僅華陽國志蜀鑑蜀檮杌夔記有刻餘俱漫漶久矣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漢如揚雄王褒司馬相如唐如陳子昂李白宋如蘇家

父子元如虞集豈他方所能比擬然不特此香奩之彥若花藥當壚製箋才情豈在人下

油井在嘉定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為諸縣居人皆用以燃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燃之一筒可行數里

茶為蜀中郡邑常產蒙嶺在名山霧中在大邑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謂峩眉之味初苦而終甘茶經又云瀘茶味佳飲之療風若成都之灌縣夔門之開縣以及凌雲沙坪初春所採不減江南

鹽井各州邑多有之大小不一深可數十丈上孔僅盃盂大用竹作長筒垂下取水而煎晒即成鹽業此有成富者亦有家為之累者隨其所遇然開井祇憑堪輿家言不知何術得此

文昌帝君傳云降生於越之西巂之南兩郡之間今之名山縣是也志稱祠中刻有帝親筆書自作

紫府飛霞洞記落筆精妙命詞簡遠

許真君名遜洪州人也嘗為德陽縣令有仙術歲歉點石化金以濟民今縣治有煉丹井煉丹臺遺跡存焉即豫章鐵柱宮所祀者

宋祁有益部方物贊曰海梭曰楠曰楦曰竹柏曰海芋曰紅豆曰紫竹曰慈竹曰梭竹曰方竹曰柑曰赤鷉芋曰緑葡萄曰天師栗曰天仙果曰隈支曰錦被堆曰錦帶花曰石蟬花曰長生草曰瑞草曰紅蕉花曰重葉海棠曰月季花曰佛豆添色拒霜花曰黄䔡蘪曰丈子曰鴛鴦草曰虞美人草曰仙人稲曰羞寒花曰瑞聖花曰七寶花曰旌節花曰娑羅花曰木蓮花曰鵜毛玉鳳花曰蒟曰珍珠菜曰朝日蓮曰蟬花曰㛹麻曰水硫黄曰附子曰石瓜曰芎曰大黄曰餘甘子曰金星草曰桐花鳳

曰紅桐觜曰莊雀曰護花鳥曰百舌鳥曰䳎曰龍羊曰玃曰鱗魚曰嘉魚曰鯀魚曰黑頭魚曰沙綠魚曰石鼈魚曰金蟲凡六十五種

簡州逍遥洞有漢碑古隸十二字云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旁書東漢仙集留題

資縣有唐顔魯公書中興頌刻於廢寺磨崖上石理甚粗字半漫滅去碑五里河名唐明渡云明皇駐蹕之所

眉州有蘇長公水㡳小像李龍眠畫子由贊雖明初重刻不失古意又有長公馬券刻黄魯直䟦及醉翁亭記水調歌頭諸碑皆近代效滁黄鐫者

潼川即古梓州城外牛頭寺在焉形如伏牛竹樹廻遮不負昔賢稱賞

傳稱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飲帶蓑笠獨往峩眉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斵以為琴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故世稱雷威琴

西番與蜀相近貢道必由錦城有三歲一至者有一歲一至者其貢則小鍍金銅佛銅小寶塔彩色小畫佛銅鐵刀劒盔甲及珊瑚唵叭香舍利子氆氌諸貨也舍利子止小菉豆大紅紫色用香綿包裹問其俗云伊國人初生時即能言前生功果者國王拜為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人者國人即謂真佛遂合衆同焚從灰燼中得舍利今來獻貢之僧皆係中年紅補衣僧帽束五彩軟帶乃伊國之尊官法師中朝之賜衣也言語不同中華食牛羊肉而飲酒番物名不一志載惟足力麻鐵力麻氆氌三種而自蜀人言者有曰細毯工部氈毯絨邊工毯姜納大貨貼裡綿惟憑

粗細顏色

以定價值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花鳳扇賦云未若繪兹禽於素扇動涼風於羅薦則唐時已嘗製之竹木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雅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矣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寛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植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於水擊之其聲更鉅

青城在灌縣西南八十里玉匱經云黄帝封為五岳丈人乃嶽瀆上司諸仙崇秩天下有三十六洞天此其第五上有流泉懸樹一日六時灑落謂之朝泉天倉諸峯三十有六前十八謂之陽後十八謂之陰前號青城後號大面又有七十二小洞應候八大洞應節道書為神仙都會五岳真形圖洞

天所在其下别有日月分精所照福地記云有甘露芝草天池夷堅丙志云青城以二月望為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既集閉門罷會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閽者止之乃下茶肆脱笠掛壁間曰為我視此隨當復來少頃笠旋如輪驚報覩中揭之下有詩云偶來青帝出蓬萊劒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沈埋衆相視悔恨

青城有石刻六時水三字旁書河東邊敏修施天漢勾千齡書任庵馮守中立石俱八分書大類岣嶁峯禹碑筆意

劒閣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為棧道秦司馬錯由此伐蜀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於此唐李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在護儲胥徒令上將

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其地也

聖燈蓬山者為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未知何物

錦城又名芙蓉城昔蜀孟昶僭擬宮苑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後世因亦種芙蓉於上

唐史載明皇狩蜀至萬里橋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明皇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

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

揚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署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誦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

莫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玄處為之悵然米芾有墨池碑字嘉州亦有墨池在凌雲寺靈文殿

左相傳東坡洗硯於此故也

子雲家貧嗜酒問字者多載酒而往清賞錄載昔有捷為人得雄草玄之硯形如今製但去圭角

王褒宅在資縣墓在資陽舊碑剝落不堪讀

李白宅在彰明有碑刻

相如宅在城西南五里又云在市橋西今琴臺去城西五里豈非其處乎秀柏參差當壚滌器風流宛然可見

百花潭口舊有任氏一碑立於風雨中予令人滌去苔蘚讀之乃宋熙寧年間吳中復撰八分書也字半漫滅畧可成誦云夫人微時見一僧墜汚渠為濯其衣百花湧出因而名其潭後杜少陵薛濤皆買居潭側百花潭水較江水差重取以烹茶其味自別

射洪祠在北門外驛傍傳云蜀獻王初之國夢有神冠冕來謁者王問為誰對曰陳子昂也今為射洪土神王駕過護送至此王因問其地立祠祀之世因謂子昂為蜀土神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厓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於大慈寺四壁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崖也知微死畫法中絶今大慈寺故在也四壁安能復覩大慈寺壁間舊有文與可墨竹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之句亦宋人名筆今漫滅

郫筩酒乃郫人刳大竹為筩貯春釀於中相傳山濤治郫用筠管釀酴蘼作酒經旬方開香聞百步今其製不傳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封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元天雲臺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一名萬福金沙廟如昭烈宮如青羊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昭覺乃孟蜀宣華宮諸寺間藏有佛牙甚至重七斤餘者錦袱珠匣珍襲嚴祀皆洪武間頒

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二十九種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詩話楊子卮言尺牘清裁詞林萬選丹鉛要錄丹鉛總錄丹鉛摘錄丹鉛餘錄丹鉛續錄藝林伐山墨池瑣錄詩話補遺五言律祖絕句辯體禪林鉤元水經古文韻語轉註古音畧古音駢字古音複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韻林原訓李詩選杜詩選風雅遺編明詩抄未見已刻者三十九種南中續集玉堂集長短句長短句續集書品詞品金石古文畫跋尺牘拾遺選詩外編選詩拾遺唐絕精選唐音百絕唐絕增

奇六言詩選古文音釋古音獵要古音叢目奇字韻古文參同契溫泉詩集洞天元紀檀弓叢訓禪藻集譚苑醍醐陶情樂府樂府續集螢篌新詠墐戶錄滇載記脉位圖說連夜吟卷月節詞千里面談經義模範崔氏誌銘山海經補註七十行戍稾開未刻者尚有七十一種各史要語晉史精語夏小正解管子敘錄莊子刊語古雋謝華啓秀羣書麗句文海釣鼇名奏菁英四詩表証古文韻語別錄古文古詩選明詩續抄詩林振秀五言絕選選唐百絕寰中秀句古今柳詩古諺古今風謠蒼洱紀遊填詞選格百琲明珠詞苑增奇草堂詩餘補遺六書傳證六書探賾篆韻索隱古篆要畧六書統摘要隸騈銘心神品韻藻睎錢硯筆清暑錄布姓錄滇程紀書畫名跋書畫神品目素問糾畧羣艷傳神江花品藻滇侯記引書畾紀丹鉛別錄丹鉛閏錄丹鉛贅錄升菴疑說文遊餘錄卮言閏錄

敝帚病榻手吹蘇黃詩髓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宋詩選元詩選羣公四六節文

古韻詩畧説文先訓古今詞英塡詞玉屑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唐史要偶語六書索隱總之

一百四十種出何宇度益部談資

蜀道難自古記之梁簡文帝詩云巫山七百里巴水迂迴曲為川東舟行峽中作也李白詩云不與秦塞通雲烟為川北棧道作也大都蜀道無不難者峽固險矣而陸亦匪易如夷陵至巴東之路視棧道何異是其難又在楚不在蜀耳

竹枝歌唐劉禹錫白居易皆嘗賦之凄婉悲怨蘇長公云有楚人哀屈弔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三峽長年猶能歌之今亡矣

巫山女子皆善吹簫嫁時衆女子治具送之吹簫數日為樂蜀中此俗毋乃神女之遺風乎

瞿唐即峽内江水深沈處灩澦乃一石笋樹兩峽之中若青螺寶劒揷於鏡中波面

峽口鐵柱二不知何代物上鑄守關大將軍徐宗武等字

峽口石上字多磨滅惟一詩云白帝城邊春草生黄牛峽裏水波清追思昭烈千古事長使英雄氣不平後書大元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鎮國上將軍四川宣慰使何公同男到此吟

夔城無井官府軍民咸取汲於江雖治井亦不能貯水府治後有一泉自山頂流下四時不竭因而引入治内鑿池以貯之亦不能多分别派

白帝城上僅有元人一碑亦不甚佳工部舊日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外尚有遺址可尋止存一碑數

字題重修東
屯草堂記

城西開元寺唐了休禪師道場也國初張三丰與僧廣海甞寓居於寺者七日臨别贈詩云深入浮屠斷世情奢摩頭陀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詠太乘密室晝閑雲作蓋空亭夜盡月為燈魂消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並留草履一雙沈香三片而去後海以詩及二物獻之文皇名腸玉環一枚千佛袈裟一領今猶置寺中稱世寶云觧學士縉有寺中法堂記碑

萬縣本漢朐䏰縣地隅江有岑公洞寛敞如庭室中有石狀如芝壁多前代題識洞前石碑林立惟黄山谷楷書甚佳岑公唐人也為仙化去

梁山亦漢朐䏰縣地東九十里有泉自山頂下注東坡昔以飛練名其亭嘉靖間守臣獲白兔於此

因更建亭宇故
今稱曰白兎亭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三千尺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産於他迥異若謂柏之森森者惟蜀為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為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紫花散落滿地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黎州安撫司内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呼為三藏梨相傳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他日州治在此云

月竹嘉定州産每月生笋

峩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峩眉山周廻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現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峩絶頂登其處遥望西天見雲山一云有小鳥如鸜鵒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峩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霓然每見雲中映射之際俗謂佛光於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燿有光采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然燈云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揚子雲晋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黄山谷鼂公武

五塊石在萬里橋之西相傳以為海眼其南即漢昭烈陵今嘉定州之金眼岡亦有五塊石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竅傍刻支機石三

篆文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

深洶灘依作偃六言石刻在濉縣相傳秦李冰鑿鑿齕堆時所為至今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豫章蔺西崖紹芳弱冠客遊滇南題詩山寺楊升菴先生一見異之使人物色遂為忘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與俱先生藏書甚多蔺一覽輒記每清夜劇談他人不能答蔺一一應如響在滇南倡和及訂較文藝惟蔺為多年幾六十四歸蒙山先生送之詩金蘭意氣昔論文晏坐朝霜竟夕曛千里

驅馳來僰道十年羈旅共滇雲交遊落落辰星散
蹤跡悠悠逝水分江北江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
逢君歸數年卒其子詣先生瀘陽時先生以疾臥
牀呼拜牀下問西蜀安否其子曰死矣先生長吁
拭淚遂向壁臥不復言數日卒先生交誼當
求之千古矣按簡紹芳曾著楊升庵年譜此云歿在升庵生前似有誤

楊升庵先生在滇南每出遊秉一木肩輿僅容膝
狀如升所謂升庵也庵之前題曰士到東都須節
義地當西晉且風流為張愈光含筆與人遊無問
貴賤酒間吟次時命聲伎佐之舞裙歌扇笑擁彌
日在瀘州嘗醉糊粉塗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王中丞元美曰壯心不堪
牢落故耗磨之
耳真知言哉

江出岷山其源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定而沫水
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水山以會之至敘州而

馬湖江會之南十五里渡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自是而下鄂都所會之者淮由所受與沅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巴河會之又自是而下九江則彭蠡會之今名鄱陽湖所受之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受大水凡五畧記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

曰江源

蔡松年補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彊山觀墊江源問羣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

何郡國入何水也長史曽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於劉宋貢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按此稱墊江非今忠州之墊江也古之墊江即今合州也合州置於西魏隋煬帝改合州為涪陵而移墊江之名於忠州之桂溪今之墊江則古之桂溪也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黄虎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左則涪內水右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自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

白水四大川以為名爾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内水

江自嘉州至荆門險灘凡千百餘灘外又有磧數十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腸水洞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尚滾沱有水出尾下曰瀆今地名石積水淺曰磧今下有磧上回流漩轉曰漩今汾水疾崖傾曰碥今有閻王燕子碥今猶有燕碥灘磧相湊曰淋音林子今有林石野又水漫不流曰沱水如轉轂曰漕灘今有折柁灘下急流曰灘其名甚多不盡書也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㟭省作岷漢人隷書作汶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字略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毅欲順已辨之史記冉駹為汶汶山郡司馬温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者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觀坂

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自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為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考叙州古志驛名作汶川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口陸法和所立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是也因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在今之左卻也琵琶一作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漢地理志有朐䏰縣顔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説文朐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朐則音漢志而誤也當从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為名又謂朐䏰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

易林大禹生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書珍川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珍州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尚在字已漫滅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月不散按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

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伊蒲伊蘭則伊蘭即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即菖蒲花世不恒有貴其難得耳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顏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煑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煑石經曰舜常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柹是也今之造扇用此

柹油

藙魚既切說文玉篇俱云煎茱萸也漢令會稽郡歲貢藙子一斗字一作艾揚雄蜀都賦木艾椒離本草蜀州食茱萸甚高大有長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為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贊曰緑實若萸味辛香苾投粒羹臛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緑味辛蜀人每進酒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盂醸但藙與艾蓋一物相似有食茱萸藥茱萸之分如川芎有茶芎藥芎之别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絶句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枝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

黄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耳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

元王秋澗有秋
日詠紅梨花詞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閩知榿木三
年大因問先父榿木蜀產榿字何音先父曰音欹
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欹則鄉人農夫
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榿木
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榿野園封植佇華滋地
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
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
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
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畧曰續茲
鳥於珍箑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
之孤轉愚按此則川扇之始也今川扇一種以青
紙為地畫人物花鳥於上此其遺製乎劉績霏雪
錄云即東坡詞所謂綠毛幺鳳俗云倒掛者唐僧

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又劉言史有題蜀客楊生江亭云垂絲蜀客涕霑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鳥出花飛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蜃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䰟欲斷恨難栽香心休見猜果如何遯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修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箋十枚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為絕品不知何時降為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沙門元靄蜀中人寫真染色以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色之上後遂如真又有李靄之居金波亭

號金波處士又有

王靄謂畫師王靄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趙逵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蘇易簡亦然或以訊予曰是不勝其爭請予訂其是余曰無以爲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蹙然不悅怫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於善哉故曰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

書法遒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黄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

成都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乗虚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楊察字隱甫成都人宋史有傳極稱其屬文雅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涣也亦可謂盛矣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極稱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勝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敵兵四十萬者功業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敵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超出乎衆人矣及敵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敵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措置於倉卒之餘而破敵於俄頃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敵遂

遯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竊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況積習消靡之餘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人忍短毁之乎止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罕傳余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徼時簞食之恩擅

立刑誅猶當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鵷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壟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劒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矣余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内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卭堪叱馭豈可鳴鑾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内

苑上林瓊池瓌圃香風蒲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出降於鄧艾李勢還歸於桓温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宗行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蜀人青文勝明初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文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縊於登聞鼓下特命官覆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襄城張公淮字邦正為御史左遷縣丞轉四川雅州判赴官時途次假寐空中忽聞有人呼張邦正快起來聲甚急如此者再公疑而起出户視之其山忽崩公大驚知為山神所報也公持節按吳憲綱大振奸吏畏服民心帖然實成化辛丑歲公後終任都御史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屢上封事剴切九重固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未便者徽宗大怒滅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孝聞昨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頒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一子純為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喆軍中喆誅死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憐之後致其子安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訏流嶺外不知所終

張咸漢州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無以對守曰載孟子註中因檢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閣試之日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范淳夫也覽之大喜遂置第一張即魏公乃翁也

唐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成都西川之民爭走入城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蓋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共修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抵城下合梯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鐶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頃者與戰又奪其昇仙橋是夕蠻自焚攻具遁去後知成都有備自是不復犯矣

寶應四年以趙彥吶為四川制置使知興元府端平元年為四川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端平二年元人自鳳州入遂犄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知沔州事高稼言於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蜀事去矣彥吶曰此吾志也至蜀口較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護沔後吶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郡

曹友聞聞之往救遂解其圍三年元人又衝大安軍彥呐不從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遂渡江逆戰竟及於難

宋乾德三年全師雄據彭州稱興蜀大王雅州兵應之太平興國九年七月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淳熙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京房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玆為賢士不足也

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漢縣筰都

武帝天漢四年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順帝永和中青衣道夷邑長令田

吟嗌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内屬後旄牛夷叛攻關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破之

漢時六詔兵將不能相君長入唐漸强盛天寶中異牟尋逞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併力侵黎雅叩

邛峽關懿宗咸通十四年酋龍復寇蜀陷黎州入邛州成都大震僖宗乾符元年刦掠嶲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西川節度使高駢逐至大渡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南詔遁還後至遣使許婚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嶲諸郡與大渡唐代宗大歴十一年吐蕃入掠黎雅十三年攻茂州畧扶文遂侵黎雅宋自熈筰以西至涪瀘嘉敘自階文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備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千萬種自治平之末訖於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贐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為深患云宋黎雅州土丁集沿邊農人火甲為之葢雄邊子弟之遺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總領之

元豐中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

絹錢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為易馬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其當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其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

厥鄉國儌外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寛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國與戰破之乗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擒蠻人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保安既在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入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

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臨蠻方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國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膓𦚾流慟不知涕之何從行路見吾獨為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没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得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以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平

仲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豎死則蠻方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數百匹因往嶲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絶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遥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

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西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曽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

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為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

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擕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人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命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鏁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屠鸞雲南洱海人正德中知蘆山縣縣境與天全六番土官高繼恩楊世仁地相接二氏山暴虐下害及蘆山縣縣民嘉柑好李以怕繫樹抄無敢動者士單種縣田顆粒入天全而縣民為納稅鸞為不平乃教縣民學弓矢民番奮怒人百其勇擒高氏用事豪僕係縣獄高氏聚衆劫獄鸞令其子追捕其子死焉彼此交惡搆兵高楊合并攻蘆山赤地百里雞犬皆空奏聞於朝命遊擊將軍曹玉征之未下有司以間諜諜之先期楊氏擒高繼恩送獄殿後高氏擒楊世仁亦送獄皆伏斧碪焉自是土官不敢犯蘆山皆屠鸞為之先也

名山之普惠大師本嶺表來流寓蒙山按碑西漢僧理真俗姓吳氏修活民之行種茶蒙頂歿化石為像其徒奉之號甘露大師水旱疾疫禱必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

封甘露普惠妙濟大師遂有智炬院歲四月二十
四日以隱化日咸集寺薦香宋元各有碑記以茶
利由之興焉夫嗄茶西漢前其名未見民未始利
之也浮居自東漢入中國初猶禁民不得學賀如
晦記稱西漢吳姓則華人也時安得華人為僧乎
考之張大用記本圖經稱後漢有高僧攜茶種蒙
山茶為天下利益然復為投茶化石其徒負以鑿
像為堂奉之又稱梓潼神君附鸞碑記正其為後
漢人名理真然則西漢之稱豈欲
古其人大用之記豈欲神其跡耶

晉桓溫伐蜀參軍戰沒衆懼欲退鼓
吏乃誤鳴進鼓蜀衆大潰李勢遂降

蜀孟昶末年婦女競為高髻號朝天
髻未幾昶入朝於宋至今蜀中效之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
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

且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詔下獄欲寘之死上猶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衆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

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

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惟指口以示之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嘗有居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溷中隨便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手足挈履步而歸

揚子雲撰法言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豈可妄載

東漢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秉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擄姜維驅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

蔣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而衆望漸服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讀聲埜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

府中諸史皆孝友

蜀人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元以為春秋三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者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嘆曰桑無葉蠶已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如茂先言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

士莫知其説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廐為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為變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黄菁子隱蜀峩眉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則依於孝與人弟言則依於順與人臣言則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受老子傳

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坐烟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薦為偈曰大士坐

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炎焰烈靜觀

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聞在僧舍飲亟捐車騎詣之即投閣適去乖崖還朝出劍閣逢一卯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為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遊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為是孫思邈李太白也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

併於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名之

曰薛

濤牋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厠俄聞氣穢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别千差無覔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萬法周縱横妙用更何求

天寶間明皇幸蜀姜皎以藩邸舊臣扈駕至綿州畫角鷹於督郵亭壁甚精妙刺史摹於石豎州堂後當時鷹隼不敢入城後守又摹之換前碑將載歸至城南舟壞没於潭乃嘆曰無功矣後人遂名

其灘曰
無功

明正統七年寧遠黄誠以刑部侍郎何文淵薦自
温州幕知綿州事一新百廢政聲甚著當造冊增
鄉流民多欲以所佃田起科附籍又有借糧營為
里長者黄謂之曰綿州土狭民貧必為後日之患
乃令以所墾田正過東渡洛水二鄉舊
糧鄉田雖增賦税不加民至今頼之

綿州有院曰水陸瀕溪有石龜鼇制莫稽每夕北
斗見時視之正在其首雖斗柄轉移星影常然

綿州東城北五里為芙蓉上游其水通於靈山麓
有獸潛其中狀如驢不時出遊上下無常或泳水

中或卧沙渚每出必
旱潦見者亦不吉

蝦蟆灘石墓治北七里舊有石如墓狀踞灘口張
口向南相傳城中自昔無蚊蠓蓋此石所致弘治

間知州汪洪改修朱容匽
於此鑿碎其後遂不驗

綿州鯉魚橋仙跡治北八里即涪江匯入芙蓉溪
上游沿岸多民田每夏秋潦水逆流魚隨水上多
食禾稼民甚病之後遇一異人於橋鑿一又一網
其魚遂集灘下不敢上漁人每於此時捕之得利
數倍今橋圮
魚復為害

龍會觀畫板治東六十里有觀曰龍會弘治間居
人廖天恕焚獻其中以殿瓦疎漏將為天花板數
十覆其上畫工已施膠粉有事去數月不至板集
殿中每靜夜聞有聲疑為鼠耗所嚙後工至啓視
之則已畫矣筆跡天成莫
測起落處至今宛然如新

弘治甲子綿州副使白翱自知處州丁内艱歸新
置居第始築廳基實巨甕畜金魚在側值雷雨交

作甫霹有虹垂飲甕中居室炫燿照映比隣見者驚愕爭趨視之良久起去甕水已竭適叅政郭祥鵬按治因名其廳曰垂虹

綿州余貴自知黄州州休致歸時弘治十年也承兵荒之後風晨雨夕每聞近郊悲號聲乃傭工十人每二人舁大筐日收沿河山谷無主遺骸及城壕漏澤園暴露者無慮數百業葬所買義冢每遇寒食中下元於河濵廣祭歲以為常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年矣寓於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於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手揶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為鞭之輙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嘉定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羣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丈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緘鏁極固泯然無隙相傳尹喜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天歷中清河崔公為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牛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耳崔曰向者謂有奇實今符籙而已令緘鏁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甦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即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於法當削壽祿即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為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耳吾即拜謝而甦因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嘉州烏尤山釋氏相傳為觀音大士至此見南河沙岸鬼魅啾啾乃化為鬼王名面然云大士七十

二化至此自視其像大叛魁陋遂再不化

凌雲寺元時為戰場多鬼祟至正間僧千峯曾為獄卒合送囚徒會訊千峯曰世亂刑繁多不當罪吾儕汝釋之我亦從此逝矣遂削髮為僧結庵九峯山時挾一銅鐘以辟祟謂之幽明鐘倏有一人走告郡守曰有僧鳴鐘家衆甚不安可為禁之守像其人不凡乃諾而陰覘之至碧津渡即入水去守曰此龍王下有龍宮焉因語僧僧既止後數日又鳴之一夕大風雨掣鐘去至今不敢鳴洪鐘

嘉靖辛丑歲嘉定有儒生呂和者畜一猫為隣竊後知之訟於官盜者畏罪人言須以牛償猫乃可釋盜者曰牛賴以耕去此則一家無望矣遂至夜鍵閉門戸挽牛至寢室并其母妻烈火焚之以身躍入人物房舍俱燼然儒者實不知也後有商閻四者以債訟挾儒生於官不察謂此生捶殺數人

放火以滅蹟獄成置之重辟衆咸究之儒生既歿商得志生子女各一子甚敏慧善讀書後入試見究者持之遂昏迷扶出吐血死女亦死商夫婦亦相繼死永訣時口數數道前事人亡產蕩不異於究者豈非天道哉

嘉定州有黃曾直鐵羅漢頌小序云峩眉山之下蟇頤津之淵有百鍊鋼鑄成二怖魔開士人物表儀隨世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叩之鏗然應大應小香塗刀割受供不二沈之水則著底投之火則熾然水火事息二老相視而笑涪翁曰吳兒鐵人石心吾不信也二老者真鐵石耳乃為之頌曰人言怖魔像非金亦非鐵若作世金鐵開士亦不現禪坐應念往一鉢千家供順佛遺勅故不宣示神通有為中無為火聚開蓮花無為中有為甘露破諸熱魔子自怖畏我無怖畏想或欲坯鎔之為

已富貴梯賴世主慈觀虎兒失爪角或得其孫書有字不可讀孫涎着其心字義皆炳然却來觀六經全是顛倒想今世青雲士慎莫作此解

郫縣張愈遊蓬萊廟留詩云玉帶樓前鎖碧霞經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牆入銜出宮中第一花又金玉霞臺插碧空笙歌送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夜夢童子謂曰吾蓬萊第一宮太真也遂引愈至一洞口見衆仙排列以待云感子詩妙絶增壽一紀

郫人得巨蛇於南郭渠長八九尺許剖剔臟腹盤串置火上焙之越數日其數歲子忽皮膚腫裂痛楚萬狀蛇謂之曰汝無狀剔我而焚之今汝兒亦知此苦否其人驚乃取蛇拔去竹刺以水洗沃焚香祈謝送之故處久之蛇復蜿蜒而去兒亦平愈見古今集記

潼川周野雲以琴遇知當路淳祐間甫二十謁余制置玠於蜀嘗留其寺因縱步林間聞叢冢中戲笑聲即之則五六童子席地而奕野雲揖之童子但頷之而已野雲意貴宦子弟心稍不平但素好奕遂蹲而觀之須臾一童子攜尊俎至野雲渇意可及已因問諸郎君何處童子不答舉尊酬酢談笑自如若傍無人者野雲怒起一童子目之曰我輩此樂不減橘中之老君謂何如捧盞目之童子酌酒令飲野雲揺首一童子捧俎令取菓野雲亦不顧而去一童子曰彼安能忘情隄上金絲也又一童子曰此人心事亦好但易怒耳一童子曰二十年後須當憶我野雲歸以語僧怪之偕往舊處見菓核狼藉而已僧曰是仙童也野雲大恨無緣既而某太守妻之以女名垂楊始悟隄上金絲之說後追憶仙童力意玄門遊青城山或傳亦得道云

李青霞眉州人襁褓失明歲荒父母不能存棄之江流至青神漁人夫婦無子者得之曰盲兒也姑養之十餘歲為人傭磨有瞽史挾琵琶說往事者攜之去教以所習雅善其藝至綿州多游士大夫之門一日在高翰林公適有道士與高公論丹法李忽躍然擊碎琵琶而求為徒道士壯而許之遊諸名山將十載不知所授受還綿稱曰青霞道人高公叩之已有所悟矣然往往以術掩其妙出入於真偽之間令人疑信不定杯酒戲丸垢膩投盆盎得美鮮治羹充坐饌又善為鶴舞躍起二三尺墜地無聲又道人隱衷淺末來諸謔巧發奇中嘉靖巳亥還眉弟妹在傭伍訪而嫁娶之數載復歸綿卒於賓閣山葬訖世廟忽有旨求李青霞所司蹤跡無影指墓以復又數年州別駕尹姓者江西人方涖任齋宿城隍祠問抃獻道士曰爾名曾天成乎道士憪然曰小道名何容上達曰吾來時有

李青霞道人居吾郡士大夫皆尊敬之行時謂余必選眉州此吾鄉也城隍祠道士曾天成曾侍我為徒今尚在為我寄聲天成駭然曰李師葬綿吾等俱往視其墓何由復居貴鄉州人始知青霞不死而肅皇帝以神會縮墓其尸解處也

李令伯陳情之後劉終服闋再徵乃至司空張華常問之曰安樂公何如人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其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舜禹臯陶相與言皆聖人也故典謨可簡諸葛公與凡人言不得不碎華服其論而

温令台入還漢中太守頗懷怨望詔賜餞東堂酒間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見而忿之奏免官卒於家

中江王隱君孟蜀時人抱道不仕尤工於詩有落花吟云富貴雨中花花昨開今復落無人解花意俱為貪花錯蓋有感於時事與吳之巽暴貴干天刑之旨同而意尤含蓄其養可知志在遠引故姓名不傳

宋吳之巽大竹人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預令就聘者書行藝年籍貫吏曰此何時耶因作詩曰困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卒不為撓賊平始應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為問巽樹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遂冠多士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詰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

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具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蜀拔山軍帥李夢棋經畝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棋在岐陽虔祈至切顧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棋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熙販果實養母承顔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嘗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絶水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於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黄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軾又得轍性嗜書皆成大儒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因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閧官誘令過雙流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俟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持抱者然

綿竹楊淮有五不居士傳其詞曰居士述孔業際昭代性顓介不能折節猥競與物若異怯心實難撓會竊賢科以文學遊西京乃周秦漢隋唐之墟未央阿房華清含元諸遺址皆在焉因慨憶五陵豪富莫之蹤跡嘆曰刎如予者何補於聖世抑奚用逐逐哉未三年拜秩成均緣親老遂歸其家圖書外杖頭不滿百錢去郭十里許有别業遂請耕穄每有酒輙便孤酌素心時至不怯情酣酩性喜

涉獵書史雖蓑笠耕灌中未嘗去手不求甚解每
喜怒憂樂倦懶狂號則凡乎章什以發暢幽興付
託已忘客來訪既去人問客居士作何狀客曰不
近名不征利不詭時好不較横逆不以財累子孫
人也居士聞之曰肖我因號五不居士或曰陶靖
節自號五柳王無功自號五斗居士乃號五不奚
取於五居士曰五中數也於歳為夏於月為望於
日為午歳終則冬月終則晦日終則昏盈數也數
盈則虧夫君子不居焉昔朝歌向子平讀易至損
益卦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何如生耳因隱居不仕浪遊五岳名山意者亦在
於斯居士不知何里人其姓字亦不詳或曰生於
龍角山中云贊曰性弗投時俗靡易志衆喜榮富
彼獨違遏酒過三斗笑躍并至雅好比興不擬蟲
技無豈饒象有恬閒氣人曰無福以曰却是乃若
事靡巨細莫違親志五典四維未敢叛去毀譽旁

午而若唾涕擬其人殆
狷介孤立而不流者乎

龍安府近昭劍地方山裂內有石粉如麪民取以
為食單食之則病和麪則飽事在萬歷三十二年
考别志曰山產麪民有饑存心錄載武后時
武威郡石化為麪貧者取以食即此類也

大足化龍橋相傳溪中有珠浮水上邑
人聶姓得而吞之遂化龍去因以為名

范禹偁彭州九隴人也父處衡吏禹偁少拓落隨
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諤有道士謂之曰子骨
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若
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
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為
濛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凡三
知貢舉後從昶
歸朝授鴻臚卿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白後身也

東坡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坡弟子由已卯生坡號之曰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

張延賞妻苗氏有精鑒特選京兆韋皐為壻皐不拘小節延賞悔之漸見輕怠皐遂辭東遊妻贈物七馱皐每之一驛則附一馱以還行經七驛所還都盡延賞莫之測後持節西川代延賞苗曰必韋即也延賞笑曰同姓名者何限來早方知不誤皐鎮蜀與客宴郡西亭方就食忽暴風雨虹蜺自空垂首於庭吸其酒且盡首似驢皐惡之遂罷宴豆盧順在坐白曰祥符也虹蜺天使降於邪則戾降於正則祥公正人也

後句餘拜中書令

宋朱保衡營丘人咸平中為東鄉主簿王均及其黨寇東鄉縣令棄城走保衡堅守城陷遇害子咸

熙年十三被獲閽官軍至開州變姓名奔之見主帥曰某東鄉主簿子也不幸父死於賊老母在青州乞帶出境帥憐之俾騎以從事聞授濠州定遠主簿蘇舜欽為保衡誌墓嘆其忠節

趙抃為益州轉運使再知成都窮城小邑行部無不至常入雅訪隱士王潛

文同梓潼人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常入雅為王潛書濯纓亭又黄庭堅亦常訪張閣於雅

岳池縣教諭程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為軍師護諸將與靖難兵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

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提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丹崖劉公以奇童背負入試時廉憲某公出一對云雲月梯兒萬丈高在人平步公即對云綱常擔子千斤重須我著肩後公任御史因武廟南巡具疏極諫瀕九死而不回非身肩綱常擔子者能之邪其英風勁節已見於童稚時矣（丹崖事行見名臣錄）

唐丞相馬值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還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隄隄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一白衣緩步隄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

萬類時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矣後自黔江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遂相

太和四年尚書劉遵古節度東蜀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劉旣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閲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潰里中廬舍壓數日水勢始平劉之圖書器玩盡為瀑水濡汚劉始舍列於庭以曝之後數日於羣書中得周易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古蓋非近代書也卷末題云上元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此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嘗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閲其題嘆且久乃召賔掾視之所謂歲至一人八千口者大和字也自上元至太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

趙逵生於南渡之後性聰明身矮而麻尚質朴好讀書年八歲隨父自內江徙之資中盤石縣北街

居住夏月夜涼常逵街吹笛為戲是年時疫甚行一日逵吹笛至北街茶肆老嫗與逵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過各廻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又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茶店囑老婦云趙逵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忽不見後日逵到店老婦具述此言逵聞徑赴廟謝空中云來年轉對大廷必魁天下三年後當入相後為嶽府尚書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卸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素聞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

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
特謂老身可以幸免

楊鼎夫成都人嘗遊青城過皁江溺而又出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鹽裡人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詩紀之曰青城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一棹狂風吹遠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抜弱杖倉皇處命在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說雀銜環至成都與知已言竟莫曉鹽裡之義後判鹽鐵院感野人疾暴亡以鹽裹其屍歸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於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亡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詔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俱集王曰上晏駕上都其欲竊神器偽使者齎詔且至卿

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為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翰林院侍講葉桂章為士時妻彭氏取絲繭黄白混入釜中忽成微赤色異之乃易以水獨用純白繭取之絲色愈鮮赤白相間不紊如文錦人已卜葉桂章之兆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遣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任遂行至州投剌恭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

縣令不放上歛憂悶不已董氏曰但任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縣令畧家口並盡歛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又獲免焉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顯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謂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即線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

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無官寄此常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一無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産亦當蕩盡否以也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懐娠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並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虵字今尊閤所娠殆

虵妖也然不見蠱蠱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异其説固請至家以藥投之米百數小虵而體無恙都人益共神之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聞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為藥市者於是有於隐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隐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恵天下嘗即上清寶籙宫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内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奏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讐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

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羣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洛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非葫蔓草毒得不死蓋不可不書

花蘂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污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遺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蘂夫人作宫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蘂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蘂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為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蘂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蘂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偽不知蜀有兩花蘂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漢扶嘉生一女幽居一日遊於溪畔恍惚有娠年餘產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嘉怒劈為九段投之溪中須臾化為九龍嘉異之示雲安人不得於溪中取魚嘉臨終有記云三斗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沒後其女示以井脈處所掘開遂得鹽井時民共立嘉為井主至今為雲安井神封為昭利廣濟王又封九龍為龍王今為九井之神

杭州郎仁寶瑛所著七修類稿載餘姚楊安世撫論天下山川之奇云平生所見峯巒岩洞無出於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峯長短數千下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青白紅葉燦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為之恍惚也州守從字州判凌眼常刻唐人詩補天餘彩石縮地入青山之句於岩壁

老人邨在灌縣西七十里岷山之南青城山之西北中有平阜一徑如秦人之桃源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謂潛夫張不羣因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老叟致敬而問之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為終焉之計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邨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盤如龍蛇飲其水故壽圖經云即老澤也又按夷堅丙志云青城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醯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惻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客謝曰中夜為不速之客庖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飡明當償值矣翁曰幸不糶食

見鄙敢論值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羮一盆當席間椽以梲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一物如小兒狀實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爭相延饌曰茲地無租稅吾斷山為龍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為肯臨之留三日始出山凡在彼所見百人其少者亦龐眉白髮畧無兒曹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不衰今屬滋茂鄉

黎州風穴山旁有風穴闊有氣出須臾風起號怒如雷

叙州小深山四時常雨霖霪不止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刹昔神照天師演大宗來燒蛇於此時有一白蛇纏錫不就㸑師曰

做這個形骸猶不肯捨乃於七佛樓後卓錫為井井上立廟名曰白龍居明正統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井水忽自湧出須臾大至樓殿震動僧方擊鼓號鐘以警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介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樓殿周環廡宇悉皆陷沒惟涸廁在山側不預泯焉

由灌陽單遡牛溪而行百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絶人跡罕到邑士王逍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地乞食食訖假寐於磨山鼾鼾有聲王出見龍蟠睡訝之既而求一袈裟地及展衣覆其處募工匠為巨室遂陷為池木葉入池即有鳥銜而去之時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雨則必命王氏至潭乞水則雨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艷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白樂天賦詩云如折芙蕖栽旱地似抛芍

藥掛高枝雲埋世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

集真洞在開縣北十里嘉靖五年掘出一碑記云內有石日月其明如畫為真人所居故謂之集真洞傳聞漁人過暑夜嘗見人在彼河內沐浴有應荅聲俄而適入水中疑其為洞仙也

老龍洞在開縣西北八十里洞門方廣五尺深不可測以火燭之行三里許有水池極深凡遇旱禱雨輒應相傳宋時旱有祈雨者入洞中取水忽迷路遂前行三十里見一大宅院有一老嫗驟來谷後園中有犬數百五色斑斕各自為隊或躍或舞或偃或卧殿堂門廡金碧輝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為其人據實以對且賜飯食之甚美老嫗嘗以身遮護恐為羣犬所害乃曰此不宜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至洞口置之慎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之其人回至洞口行百步

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嶸牙爪奮露奔至家視其米皆珠也其人年八十方卒

潼川射洪縣有飛石巖巖陡絶峭壁直數十仭下瞰江流鑿石徑以通行道有巫山士人嘗以關節豫購試目自謂得售猶掇之耳比赴省試騎馬過巖下忽飛石自空墜中士人立斃而騎逸去從者駭散棄不收俄而同庠某亦應試過為櫬而斂之殯於旁寺廡下心念行且返吾為歸爾骨夜夢士人來告曰某不幸以賄濆進致天譴幸君收遺骸願奉試目助君得售為謝是秋其人果與解額遂返士人之櫬於故丘因號飛石巖而鑱石為士人中石墜馬像示戒行者像至今存

周末殺萇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内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近有盜發蜀昭烈墓入穴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

杯兼乞貝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郫縣何武墓側有尹姓者犯其墓輒死正德丁丑正月尹喜竊其磚石事發繫獄三月火焚其居二十九暴死是日其中堂墟土突出如席高二尺由是觀之正人君子百世之後精靈尚如是良可畏夫

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笋前秦遺址諸葛孔明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橫埋中連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有五字蠋歟蠋蠲蠲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歌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丑未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可記主豐稔後以年事推之悉皆符驗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隷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國之號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髪眉目衣服履舃纎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宫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成都漆工史延祚中午歳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縁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偃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者也

元和荆客崔商上峽之黙秋水既落舟行甚遲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有尼衆十許延客升其居見舍上多曝果果須臾則自外齎負果累累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遽南返商既登舟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猱耳非速返幾為所殘商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踪跡矣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為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内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幢幢不絶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少壞以堅土為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之狀吏遽白縣令李元之既

觀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為其地吉縣吏請遷
蟻於嚴側狀其所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
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抵觸穢詈大呼數日不已
元之素厚嚴師因為祝蟻療以雄黄丸方愈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
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飲食任問是何人竟
不肯言本末迺與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
食即致破什器蟲入人耳烈火四起彦思惡之移
去迴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聞樂聲置
食無所饗廳舍祇上血書詩曰物類易變遷我行
人不見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遠彦思猶惡其所
題以刀剗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是何鬼物也
戍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攜其妻之官至泗
水遇盗盡奪其財物乃至躶形遂與妻於路傍訪
人烟俄逢一翁問以故冀告之翁曰南行之數里
即我家或可與家屬暫宿也已同入林中得一大

宅翁安存於一室內設食遺衣夜深親就冀譚復具酒殺曰我家惟有老母君若未能樵妻去可且留之待到官來迎亦可冀思之良久謝曰丈人既以心托我妻本出宮人能歌好飲多放蕩幸丈人拘束之妻與冀言泣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書者啓視之則妻書也大畧言妾本歌妓幼入宮禁清歌妙舞今君棄我妾已歸翁子少年矣冀覧書不勝怒憤拋官至泗水本欲見翁及其妻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毀其冢見其妻已死在冢中迺取尸祭別葬之

蜀中有梁恭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不法俱卒數年有金堂小吏素遊其門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色甚慘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停立梁曰過我家見我子孫傳我言無為不善我在冥司徒有悔心耳周獨悵然無語吏曰公何以教周曰過吾鄉

傾語隣人張七公幸為我呵護樵牧寔感無極矣言訖黑風蓬蓬來遂不見

迎龍觀在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舊傳觀中道士每歲一人登仙入道以先後為序屆期觀中預為設醮拜章沐浴更衣以俟觀者不啻數千里時音樂喧闐燈火輝煌長橋如虹自空而下登仙者升橋而去莫知所之有一異僧至知其為妖也按劍以俟須臾橋成即揮劍斬之有物墮地長丈許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知為何既而於溫湯井後石洞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乃知向者登仙之士皆為蟒所吞自是妖患遂絶

貞元末資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臯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為烟所熏而死

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如杯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詞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不彈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斤乃方響蕤賓鐵也

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朐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資州有石方丈走行數畝

蜀後主有核桃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吏互貯水以供其宴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與蜜並紺色可啖甘倍於常蜜

蜀孟昶一錦被甚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名曰鴛衾

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端木一塊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於秘閣又西川一縣不記名史因換獄卒木薪之有天尊形像存焉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搆大聖院安置之

合州赤水縣有趙鷟奴者居大雲寺地中初姓孕數月產一虎棄之江已復孕產一巨鼈已又產一

夜又長尺餘又棄之復孕數月產鸞奴眉目五官一一皆具自項以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背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圍內上各生六指纔寸餘亦甲亦具其下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尺長二尺善入水能操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鬬船驅灘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髮髡緇衣民閒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撲於地形倮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洪武四年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十有一色正白蓋得之於羅鬼國養龍坑牡馬與龍交而生者身

長十有一尺首高數尺足之高比首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貫脈絡腹至尾閭而上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驚勒不近近則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册詔有司以牲醪祀於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高潋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沙上使之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朔月禮於清涼山壇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名飛越峯復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形藏焉

齊建元中涪陵郡蜑民田建所住巖間常留雲氣有聲響徹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云四月二十四日巖數黑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器名淳于蜑人以為神物奉祠之

左太沖蜀都賦云丹砂赩熾出其坂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隴西人）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按赤斧

巴人能煉丹砂身體毛髮皆
赤掌中亦斧成形亦異人也
蜀中女子多才其尤傑出者為女狀元黄崇嘏後
此則楊用修夫人黄氏亦有才情用修在滇中黄
寄以詩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
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歳
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
下夜郎此正陸士衡所謂炳若縟繡凄若繁霜者
也詎非其黄
崇嘏之流哉

四川通志卷四十五